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十七

明 劉基 撰

郁離子一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孳得駃騠馬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内廏郁離子悦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閲方貢曰馬則良矣然非異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宫子朝謂郁離子曰

熹華之山實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雛葩而弗朋惟天下之鳥惟鳳為能從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思以鳳之鳴鳴天下與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苟求諸心誠不以貌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殷巖屼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横體豎目之聽之

者亦莫不蠢蠢焉熙熙焉鶩鬧而大惕畏其擬巳也使鸏鵙之於王母之使曰是雚而音其音不祥使鴟日逐之進幽昌焉雚委羽於海濱鷗鶵遇而射之中脰幾死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雚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子曰非為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其負鋒鋋而含鋸鍔者孰不有所俟今弗慮也旦夕有

動予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於其岫且泐老童過而惴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為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之骨皆冰裂土隤於淵沮焉太冥逃客死於崑崙之墟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且謂郁離子曰子何為其垂垂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

之人也何為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
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婭治子早喪其父政屬於家僮沸
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羣詢
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
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況於疏遠之人乎
憂之何補秪自痗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
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
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

可蟄之土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於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戹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孽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

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

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期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

之其與亡矣遂去入於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釁於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醮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秖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燠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燠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

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脉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絶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

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

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於王芮季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馬焉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嘵於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羣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鵩止焉烏羣睨而附之如其類鵩入譟於宫王使射之鵩死烏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内外之廏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内廏食

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廏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於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馬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以産區馬故冀之北土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之乘輿其麗為中乘居内廏以備乘輿之閑戎事用之輿及濟河以北居外廏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於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

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季年盜起内廏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鉦鼓而辟易望旆而走乃參以外廏二廏之士不相能内廏曰我乘輿之驂服也外廏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聞於王王及大臣皆右内廏既而與盜遇外廏先盜北内廏又先上以為功於是外廏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之内廏先奔外廏視而弗捄亦奔馬之高足驤首者盡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

言於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肩也王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於野望粟而取農不得植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於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樂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賈亦不過取羸一人良不良皆取馬其賈之賤貴惟

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賈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

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恠哉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之請粟曰未閒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涖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憊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桂折兩廡既圮次及於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饔飧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一曰子之饔餲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

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圮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閼逢敦牂之歲戎事大舉有薦瓠里子必於外閫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將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

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葦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千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於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劑之法參苓薑桂麻黄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嘵嘵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説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證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

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寛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於時爲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飏言毁諸庭庭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聞之矣或以告

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鵲所巢有虎出於樸蔌鵲集而噪之鸜鵒聞之亦集而噪鵯鶋見而問之曰

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鵲曰是嘯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鴝鵒鴝鵒無以對鶡笑曰鵲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何以噪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

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聚於一握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貴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决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令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於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

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藏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晦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令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亹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於葺者弗可當也況葺宅必新其材間其蠹腐其外完而中潰者悉屏之不束椽以為楹不斲柱以為椽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

所産楓柟松栝杉櫧柞檀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者為杙為栭曲者為枅直者為楹長者為榱短者為梲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柟櫨剪為樵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輕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為而不悲也

青江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髑髏而戴之以拜北斗而徼福於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臨九丘九丘

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狽見而謂之曰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髑髏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焉是為髑髏髑髏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穢惡不可聞也而況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若必受烈禍行未幾閼伯之虛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射其戴髑髏者九尾之狐死聚羣狐而焚之沮三百仞三年而臭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故也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爐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乎乃召洛巫與如湫禱而起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飕飕然山谷皆殷有頃雷雨大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昬夜得之可以炤物取而

寘諸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哉而不能不晦於月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豹狻猊制虎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況能南面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閒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

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令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關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哉

齊湣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絶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於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

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讋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於牖下狐入遇焉啼而踣他日豕暴於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椅諸衢田者呼豕逸於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趨之人或止之曰是駮也眞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呴而前攫而噬之顱磔而死今齊實象

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駁乎明年望諸
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為淖齒所殺
蟾蜍游於決瀼之澤蚵蚾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
俱入月使䗂䶂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於月中身棲
桂樹之陰餐泰和之淳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
蚵蚾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予處決瀼之中一日而三
飽予焉能從彼單棲於泬漻枵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
問其食不對䗂䶂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溷而食其

蛆鹽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肭肭然鼁䵷返曰彼之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處額而咍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掎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顧其後也而掎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

如豺而已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盖而彰欲抑而揚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於幽谷之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

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扃鐍發矣桂樹之輪囷詰轇輿梼
櫪窾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
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昒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
聲是故鸚鵡縶於能言蜩蟲獲於善鳴㯳以惡而免割
瓠以苦而不烹何如翳子之煜煜而返子之冥冥乎石
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晩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
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垤瘯如也一

曰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漸而遷於火所未至已而俱爇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子游為武城宰郭門之垤有鸛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門之老以告曰鸛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

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大至郭門之堙没而雨不止水且及於墓門之表鸛之巢翹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悲哉是亦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為微行昏夜踰其鄰人之垣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僑先墮於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

相啞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汚辱而包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倉筤之山溪水合流入於江有道士築於其上以事佛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滸督善水者絕以俟人至即投水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旦有獸身没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

則矇矇然坐而䑛其毛比及岸則瞠目眡道士躍而攫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豢龍先生采藥於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起豢龍先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嘘俯而凝其神王如也頷而笑曰子欲采藥乎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藥也知藥莫若我豢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

語子申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為家濞沆瀣之流榮其味不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服之壽考以康百病不生皡皡熙熙躋於泰寧而五百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荑而紫甤根如伏龍葉如翠翹葱葱蔞蔞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少少者壽病者已尫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馥芬芬香氣襲人其名曰

术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干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岣嶁之山有木焉碧幹而瓊枝緑葉菁菁上拂穹青下臨層崖霜雪灑之而不凝赤日過之而不炎其馨菲菲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敢窺其名曰桂煑而服之可以袪百邪消毒淫扶陽抑陰斂眞歸元岷山之陰有草焉葉如翠毦根如團金味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黄良煑而服之推去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痾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之

殛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弗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着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身流爲瘡痍刻骨絶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而爲形似者所誤參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爲乎脩脩而不揚橚橚而無所容幽樛

於灌莽之中翳朽穰而不見太陽不已痗乎吾榦棟穹崖梢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其滋鵷雛翠鸞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雲五色備象八音成聲絢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以為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哉吾聞之治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令子之美冠羣超倫名彰於時泰運未開構

厦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黄腸與腐肉同歸於㝠㝠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疎屈律不丈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蟄父為司馬熊蟄父辭宋王謂杞離曰溥諸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蟄父氏不遇遇其僕於逵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

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於中國腊蛇以為糧之齊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駃之脩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於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治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於太陽右目取水於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於黄中渾渾肧肧如珠在胎焜焜熒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

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
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猱與魋撓之百端不能破乃
羣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
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
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徬䩬之韛鐵
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予之憂乎郁離子曰何
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狡服者有不足

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袪湼而弗知也挕挕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湼則惋而嗟攝而揞之湼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黶蔽之以翟三年未之見一夕而褫其翟見焉則怏然不樂申旦而不寢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於嵌巖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舊而待新新未嘗不

敢竭其舊旦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而歸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勝其觖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之返青也望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者以為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盍速求之弗信從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玉岣嶁之沙

禺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三韓之寶龜璺無間之珣玗琪合求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淳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豢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往子泝於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

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予唏之曰天有風主為予汝乎何為泣也

靈丘丈人第四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蠭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蠭也園

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為蠭之宫不罅不腐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揺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戸而收其利令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䑓卼出入

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蛅蟖同其房而不知螻蝗鑚其室而不禁鸋鴂掠之於白日狐狸竊之於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

以矜惷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輙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於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穽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勿治是代之為則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於浮苴之上號焉有漁

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於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艤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

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禄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觝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觝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觝農官弗能禁鄁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廏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

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事廢事失職厥有常刑故非事之事君不舉焉杜其源也妖之興也人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於滎澤滅懿公

髽彨問於赤羽雕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雕曰未也而令方多耳髽彨曰何若是甚也赤羽雕曰乘子之車楯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髽彨曰請聞之赤羽

雕曰昔者蠶蚳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於民民瘵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於江之源擒蠶蚳殺之相回聞蠶蚳之死也毁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五丁怒殺相回排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宫王升木而號化為杜鵑令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甘餧肉於蠶蚳也能無浅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於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

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於絳宮驚
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
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
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刖之於是國人皆畏狗狗入市取
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
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
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並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
盾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

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弑靈公於桃園狗散走國中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誳狗以蠱君卒亡其身以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

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貸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於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人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恩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懟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覩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嘷而逝及其欲食也蒽蒽然復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何敢懟乎公曰然哉

瞽瞶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已之長自瞶者樂言人之短樂

言已之長者不知已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已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况於自瞽自聵乎瞽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㫖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

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為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況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復為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脩慝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絶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騄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令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

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太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為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威王好言楚之非旦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且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羣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容國人大夫傳以達於朝狃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為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犨諫曰宋之非

楚敵也舊矣猶㹕牛之於鼢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於潁上王益逞華犨復諫曰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况大國乎今楚懼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甚至矣王怒華犨出奔齊明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羣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羣臣

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游於青渚禺彊會馮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蹻躍而憂爾之踣也夔曰我之蹻躍不猶爾之跛踦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四猶不爾恃也而笑我乎故跂之則贏其肝曳之則毀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令王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即且與蚃遇於㽇蚃褰首而逝即且追之蹁旋焉繞之蚃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攝其首身弧屈而矢發入其吭食其心齧其脊出其尻蚃死不知也他日行於煁見蛞蝓欲取之蚿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蚃蚃噬木則木翳齧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肮食其心葅鮓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膋三日而醒融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蛻蝡乎跂其足

而凌之蛞蝓舒舒焉曲直其角煦其沫以俟之即且黏而頸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偲偲而卧為螘所食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羣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衆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

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於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

鄭妻子泛於河中流而溺水濄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

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叢祠焉其中為天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羶明膏火窮晝夜令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鷄之聲啞嚄嘈囋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於匏瓜之墟姬

獻死焉

有獻陵鯉於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螘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抶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宮中夜穴甓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螘以伺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

商陵君謂為豢龍來矢螘以邀之龍怒震其宫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為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

寘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紿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為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壇羲和氏之子之崦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翳者霧也霧之氛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

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
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令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
又因人之謫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子之常居也
令以謫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
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溲其紿遂沮之未期月雷殺其蛇
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呴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
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

吾聞仙必有分天不妄與也人求弗能得而吾得之吾其仙矣乃沐浴齊三日而烹食之入嚥而死其子視之曰吾聞得仙者必蛻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父蛻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又死於是同室之人皆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令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

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偃兵其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曰予有知也由此觀之遠矣

誠意伯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意伯文集卷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吕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秦　泉

謄録監生臣秦鴻甲

誠意伯文集卷十八

明 劉基 撰

郁離子二

枸櫞第六

梁王嗜果使使者求諸吳吳人予之橘王食之美他日又求焉予之柑王食之尤美則意其猶有美者未予也惎使者聘於吳而密訪焉禦兒之鄙人有植枸櫞於庭

者其實大如瓜使者見而愕之曰美哉煌煌乎柑不如矣求之弗予歸言於梁王梁王曰吾固知吳人之靳也命使者以幣請之朝而進之薦而後嘗之未畢一瓣王舌縮而不能噏齒柔而不能咀齃鼻頞頞以讓使者使者以誚吳人吳人曰吾國果之美者橘與柑也旣皆以應王求無以尚矣而王之求弗置使者又不詢而覯諸其外美宜乎所得之不稱所求也夫木產於土有土斯有木於是乎果實生焉果之所産不惟吳王不徧索而

獨求之吳吾恐枸櫞之日至而終無適王口者也

公儀子為政於魏魏人淳于猶以才智自薦公儀子試而知其弗任也退之淳于猶之西河西河守使人道而入諸趙趙人以為將西河守謂公儀子曰是必疢趙矣趙疢魏國之利也公儀子愀然不悅曰如大夫言是魏國之恥也昔者由余戎人也由余入秦秦穆公用之由余賢秦人不敢輕戎吾懼趙人之由是輕魏也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

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微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惟君圖之泗濱人大喜告於其父老齋戒肅使者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於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

來求於下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戒肅使者致於君君以置諸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令聞諸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以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於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況得罪於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

過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越王使其大夫子餘造舟舟成有賈人求掌為工子餘弗用賈人去之吳因王孫率以見吳王且言越大夫之不能用人也他日王孫率與之觀於江颶作江中之舟擾則枚指以示王孫率曰某且覆某不覆無不如其言王孫率大奇之舉於吳王以為舟正越人聞之尤子餘子餘曰吾非不知也吾嘗與之處矣是好夸而謂越國之人無已若者吾聞好夸者恒是已以來多詇謂人莫

若已者必精於察人而闇自察也今吳用之債其事者必是夫矣越人未之信未幾吳伐楚王使操餘皇浮五湖而出三江迫於扶胥之口沒焉越人乃服子餘之明且曰使斯人弗試而死則大夫受遺才之謗雖咎繇不能直之矣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於天姥之下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為薪其妻止之曰吾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

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溧雷雨晦冥而不吾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鐘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爲魚鳥之不若矣

東甌之人謂火爲虎其稱火與虎無別也其國無陶冶

而覆屋以茅故多火災國人咸苦之海隅之賈人適晉聞晉國有馮婦善搏虎馮婦所在則其邑無虎歸以語東甌君東甌君大喜以馬十駟玉二瑴文錦十純命賈人爲行人求馮婦於晉馮婦至東甌君命駕虛左迎之於國門外共載而入館於國中爲上客明日市有火國人奔告馮婦馮婦攘臂從國人出求虎弗得火迫於宮肆國人擁馮婦以趨火灼而死於是賈人以妄得罪而馮婦死弗寤

燕文公之路馬死或告之曰畢耳氏之馬良請求之辭曰野馬也不足以充君駟公使彊之逃蘇代之徒欲以其馬售公弗取巫閭大夫入言曰君求馬將以駕乘輿也何必近舍其所欲售而遠取其不欲售者乎公曰吾惡夫自衒者對曰昔中行伯求婦於齊高鮑氏皆許之謀諸叔向叔向曰娶婦所以承宗祧奉祭祀不可苟也惟其賢而已今君之求馬亦惟其良而已可也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堯弗彊也而卒得舜甯戚飯牛

以自售於齊桓公桓公用之而卒得管仲使堯不聽許由何以得舜桓公不用甯子何以得管仲君何固焉晉獻公滅虞寘其俘於下陽使士蔿監焉其大夫多逃士蔿弗禁公聞之怒召士蔿讓之士蔿對曰君以是為可以充吾國之用也夫夫彼虞公之臣也皆嘗任虞公之事矣食虞公之禄而立虞公之朝聞虞公之政虞亡不能救虞公執而身隨之君將焉用是為哉公曰吾懼其鄰國之之也士蔿笑曰若是則臣滋惑矣公曰何哉

士蔿曰往歲臣之里有厲卜之曰叢為祟於是集里之
老幼召巫覡具舟車奉牲幣羞桃茢男女以班舉叢而
寘諸衢東里之人利其罷物而收之因得厲焉死者且
過半故廢社之土不可以塗宮室棄出之婦不可以主
中饋鬼神之所遺也今虞之賢臣曰宮之竒百里奚而
已矣宮之竒先虞公之亡而以其族去百里奚與於俘
則君既入之秦矣其他奚取焉而必欲置之曰無使適
鄰國君實欲善鄰則曰愛厥苗無遺莠可也令君坐不

安食不甘繕甲兵以睨四封無歲不征豈有他哉求吾欲也敵釁未生無所用謀如其弗欲猶將納之矧自往焉如其用諸適吾願也君何慫為公曰善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人亦何所不可為哉鳥獸以山藪為家而豢養於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

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為易通非若鳥獸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以其所不好絶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孫子自梁之齊田忌郊迎之而師事焉飲食必親啟寢興必親問孫子所喜田忌亦喜之孫子所不欲田忌亦不欲也鄒奭謂孫子曰子知蛩蛩駏虛之與蟨乎蛩蛩

駏虚負蟨以走為其能齧甘草以食已也非憂其將為人獲而負之也今予為蟨而田子蛩蛩駏虚也子其識之孫子曰諾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致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

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聲聞於外一夕其人死而爇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韓垣之齊以策干齊王王不用韓垣怒出誹言王聞而拘諸司寇將殺之田無吾見王以語之田無吾曰臣聞娵萌學擾象而工北之義渠以擾象之術干義渠君義渠君不荅退而誹諸館館人曰非吾君之不聽子也顧無所得象也娵萌赧而歸醫胡之魏見魏太子之神馳而氣不屬也謂之曰太子病矣不疾治且不可救太子

怒以為謗已也使人刺醫胡醫胡死魏太子亦病以死
夫以策干人不合而怨者非也人有言不察恚而讐之
亦非也臣聞之江海不與坎井爭其清雷霆不與蛙蚓
鬭其聲磴磴之夫何足殺哉王乃釋韓垣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四方之賢
者不貺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於燕市左
右皆列肆惟東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有
而客之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

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左右之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噬狗乎此士所以艱其來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郤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喜欲以為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嫁者曰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又失愛於其後夫而嫁於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夫如昔者其人為其後夫言之後夫笑曰是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今左尹自楚來而極言楚國之非若他日又得罪於王而

之他國則將移其所以訾楚者訾王矣秦王由是不用

郤惡

杞離謂熊蟄父曰子亦知有烏蜂乎黄蜂殫其力以為

蜜烏蜂不能為蜜而惟食蜜故將墐戶其王使視蓄而

計課必盡逐其烏蜂其不去者衆嚌而殺之令居於朝

者無小大無不胝手瘃足以任王事皆有益於楚國者

也而子獨遨以食先星而卧見日而未起是無益於楚

國者也旦夕且計課吾憂子之為烏蜂也熊蟄父曰子

不觀夫人之面乎目與鼻口皆日用之急獨眉無所事若可去也然人皆有眉而子獨無眉其可觀乎以楚國之大而不能容一遨以食之士吾恐其為無眉之人以貽觀者笑也楚王聞之益厚待熊蟄父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强將與為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

耳臣獨以為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畀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恚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禦狄次於河上久而不召

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令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於邲也先縠實往楚師楚之敗於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債車轍也上必悔之

楚王患其令尹蔿呂臣之不能欲去之訪於宜申宜申曰未可王曰何故宜申曰令尹楚相也國之大事莫大乎置相弗可輕也令王欲去其相必先擇夫間之者有乃可耳王慼然曰令尹之不足以相楚國不惟諸大夫

及國人知之鬼神亦實知之大夫獨以為未可寡人惑焉宜申曰不然臣之里有巨室梁蠹且壓將易之召匠爾匠爾曰梁實蠹不可以不易然必先得材焉不則未可也其人不能堪乃召他匠東畢小木以易之其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梁折而屋圮令令尹雖不能而承其祖父之餘國人與之素矣而楚國之新臣弱未有間者此臣之所以曰未可也

趙人患鼠乞猫於中山中山人予之猫善捕鼠及雞月

餘鼠盡而其雞亦盡其子患之告其父曰盍去諸其父曰是非若所知也吾之患在鼠不在乎無雞夫有鼠則竊吾食毀吾衣穿吾垣墉壊傷吾器用吾將飢寒焉不病於無雞乎無雞者弗食雞則已耳去飢寒猶遠若之何而去夫猫也

客有短吳起於魏武侯者曰吳起貪不可用也武侯踈吳起公子成入見曰君奚為踈吳起也武侯曰人言起貪寡人是以不樂焉公子成曰君過矣夫起之能天下

之士莫先焉惟其貪也是以來事君不然君豈能臣之哉且君自以為與殷湯周武王孰賢務光伯夷天下之不貪者也湯不能臣務光武王不能臣伯夷今有不貪如二人者其肯為君臣乎令君之國東距齊南距楚北距韓趙西有虎狼之秦君獨以四戰之地處其中而彼五國頓兵坐視不敢窺魏者何哉以魏國有吳起以為將也周詩有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吳起是也君若念社稷惟起所願好而予之使起足其欲而無他求坐

威魏國之師所失甚小所得甚大乃欲使之飯糲茹蔬被短褐步走以供使令起必去之起去而天下之如起者却行不入大梁君之國空矣臣竊為君憂之武侯曰善復進吳起

郁離子疾病氣薨瘀結將散之或曰瘀滎也是養人者也人無滎則中乾中乾則死弗可散也郁離子曰吁吾子過哉吾聞夫養人者津也醫家者所謂滎也令而化為瘀是滎賊也則非養人者也夫天之生人參地而為

三為其能贊化育也一朝而化為賊其能贊天地之化育乎是故俞跗扁鵲之為醫也浣胃滌腸絶去病根而阽死者生舜禹成湯周文王之為君也誅四凶戮防風勦昆吾放夏桀戡黎伐崇而天下之亂載寧其將容諸乎容之無益以戕人也故蟲果生也蟲成而果潰自我而離焉非我已其能養我乎弗去是殖賊以待我也從子之教吾其不遠潰矣

蟥蟾第七

智伯圍趙襄子於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年之郭圯有蝡蠬墮於河沫擁之以旋其翅拍拍螿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螿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螿振羽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惟無人而壅女以天盈盈而恃之是壅禍也壅禍恃盈以蠆尾於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女必夕死予死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瀸泉乎瀸泉之徽積而至於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瀸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瀸泉也瀸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絶矣乎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

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沟谷之鼉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鴽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介葛盧髽白狄辮皆朝於魯遇於沈猶氏之衢相睨而失笑從者歸而語諸館交訾焉魯人使軌渠畧與蛣蜣以示之弗喻公山弗狃欲伐季氏問於冉有冉有曰盡

召仲尼公山弗狃使召仲尼或謂其人曰子之從夫子也椉衣而鑿食今將恒其故而豐其新矣而召仲尼焉至必授之政將繩子以纆子其悔哉乃陰嗾使者易其禮仲尼不至將起師冉有曰盍聞諸公乎弗聽遂以費人攻季氏問眧公焉師入驚公宫季桓子挾公以登臺使行人辭諸費人曰先君之事先大夫有之雖然盟主實有命令斯之事君惟謹君惠優渥蔑有二命二三子不念魯國不謀於君而怫臨以兵其若君與社稷何且

吾聞之鷙不嚇烏袒裼不責夷踞惟二三子圖之費人曳戈而走公山弗狃出奔齊君子曰子山之伐季氏也其猶介葛盧之咻狄乎雖欲召仲尼卒蒙於其人而弗果其無成也宜哉

齊人伐燕取其財而俘其民王朝而受俘喜見於色謂其大夫曰寡人之伐燕不戮一人焉雖湯武亦若是而已矣大夫皆頓首賀已而燕人畔王怒曰吾之於燕民盡心焉一朝而畔寡人德不足為與淳于髡仰天大笑

王怪而問之對曰臣鄰之富叟疾使巫禱於神神告之曰若能活物萬吾當為若請於帝去爾疾錫爾壽富叟曰諾乃使人蒐於山羅於林罟於澤得羽毛鱗介之生者萬言於神而放之罔罟所及鎩翅而㓕足者嘈嘈聒聒蔽野揜谷明日而富叟死其子往泣於巫曰神亦有迋乎問之以實對巫笑曰有是哉是女實自迋非神迋女也今燕之君臣相為不道而民無故也君伐而取其財遷其居寃號之聲訇殷天地鬼神無所依歸帝怒不

可解矣而曰不戮一人焉夫人飢則死凍則死不必皆以鋒刃而後謂之殺之也周詩曰樹怨以為德君實有焉而以允燕民非臣之所知也

郁離子曰嗚呼天下之亂也天亦無如之何矣夫天下之物動者植者足者翼者毛者倮者鱗鱗如也沸如也𦬒如也森如也出出而不窮連連而不絕莫非天之生也則天之好生亦盡其力矣盡其力以生之又盡其力以殲之不亦勞且病哉其生也非一朝而其殲也在頃刻

天若能如之何而為之則亦不誠甚矣

楚令尹病内結區霿得秦醫而愈乃言於王令國人有疾不得之他醫無何楚大疫凡疾之之秦醫者皆死於是國人悉往齊求醫令尹怒將執之子良曰不可夫人之病而服藥也為其能救已也是故辛螫澀苦之齊礛砭㷼灼之毒莫不忍而受之為其苦短而樂長也今秦醫之為方也不師古人而以臆謂岐伯俞跗為不足法謂素問難經為不足究也故其所用無非搜洩酷毒之物

鉤吻戟喉之草葷心暈腦入口如鋒胷腸刮割彌日達夕肝膽決裂故病去而身從之不如死之速也吾聞之擇禍莫若輕人之情也今令尹不求諸草茅之言而圖利其所愛其若天道何吾得死於楚國幸也

郁離子曰膏粱可以易豆羹狐貉可以奪緼絮民情之常也是故膏粱不足豆羹可也狐貉不足緼絮可也野鳥縶於籠中而馴者以食也籠中之不如山藪入其籠者知之有童子側木槳而設食以誘鼠多獲鼠一夕逸

其一遂不復獲鼠令使持槲葉之衣麥麧之餅而招於市曰捨爾室捐而服而來與我共此則雖其子亦走而避矣是故不情之事大人不為之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鸜鵒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

次之鳳凰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

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於湘鄢郢
夷陵皆舉於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
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凰麒麟日集於郊無補楚
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烏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
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以亡
齊伐燕燕用田子之謀通往來禁侵掠釋其俘而弔其民
燕人皆爭歸之矣燕王患之蘇厲曰齊王非能行仁義
者必有人教之也臣知齊王急近功而多猜不能安受

教其將士又皆貪不能長受禁請以計中之乃陰使人道齊師要降者於途掠其婦人而奪其財於是降者皆畏弗敢進乃使間招亡民亡民首鼠齊將士久欲掠而憚禁則因民之首鼠而言於王曰燕人叛齊王見降者之弗來也果大信之下令盡收拘降民之家田子諫不聽將士因而縱掠燕人遂不復思降齊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

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掐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於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嗚呼吾今而後知以訐為直者之為天下後

世害不少也夫天之生人不恒得堯舜禹湯文王以為之君然後及其次焉豈得已哉如漢之高祖唐之太宗所謂間世之英不易得也皆傳數百年天下之生賴之以安民物蕃昌蠻夷嚮風文物典章可觀其功不細乃必搜其失而斥之以自夸大使後世之人舉以為詞曰若是者亦足以受天命一九有則不師其長而效其短是豈非以訐為直者之流害哉或曰史直筆也有其事則直書之天下之公也夫奚訐郁離子曰是儒生之常

言而非孔子之訓也孔子作春秋為賢者諱故齊桓晉文皆錄其功非私之也以其功足以使人慕錄其功而不揚其罪慮人之疑之立教之道也故詩書皆孔子所刪其於商周之盛王存其頌美而已矣

天地之盜第八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

而遏其機逆其氣暴夭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為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為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

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窊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

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匵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楚使芈叔為尹課上最楚王大悦謳諸朝孫叔敖仰天大笑三噎而三頻楚王不懌曰令尹有不足於寡人與盍教之而廷恥寡人竊為令尹不取也孫叔敖對曰臣之里人有洿池以為利者吳行人過楚見其魚鼈之羽也謂之曰我善漁臣之里人喜為之具罔罟舟檝資其行則趨而之其池曰我於是乎漁臣之里人蹙然曰吾

惟子能取江湖之魚以益我也若是則吾固有之矣而焉用子為哉令楚國之民莫非王民矣芈叔之尹申也不聞有令政以來鄰國之民而多取諸王之固有以最其課是剜王之股以啗王也則王之左右皆能之矣不惟是夫也令王朝羣臣而諏之羣臣不佞由是而度王心則相率而慕效之以為敵國驅是社稷之憂也楚王曰善哉乃黜芈叔下令國中曰下邑之大夫有效芈叔剥吾民以最課者服上刑楚人大悅三年而伯諸侯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令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

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為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令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藴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為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郁離子謂艾大夫曰子以為以力毒人而人不言怨者其畏威也乎懷德也乎大夫曰亦畏威而已矣郁離子

曰吾始以為夫子莫之知也而令而後知夫子非莫之知也夫子以鉤距擿民隱羅其財以供公非得已也夫子之心人知之也而夫子之所任則非能以夫子之心為心者也是以民免而弗子懐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又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令玆備矣而民不言是怨不在口而在腹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若檗之在䃲未有火以發之也夫子而令知之矣能無

虞乎

韓非子為政於韓且十年韓貴人死於法者無完家於是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柟栝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為樫栁樸樕種之則生不過為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

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窶叟急慕而思效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為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

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為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為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省敵第九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省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

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為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為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為之均之

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於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為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人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為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為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為事先動而輙隨者

不為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辟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為德而固其

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齊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絶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孽摇之虚有鳥焉一身而九頭得食則八頭皆爭呀然而相銜灑血飛毛食不得入咽而九頭皆傷海凫觀而笑之曰而胡不思九口之食同歸於一腹乎而奚其爭也晉平公作琴大絃與小絃同使師曠調之終日而不能成聲公怪之師曠曰夫琴大絃為君小絃為臣大小異能合而成聲無相奪倫陰陽乃和今君同之失其統矣夫豈瞽師所能調哉無支祈與河伯闘以天吳為元帥相抑氏副之江疑乘雲列鈌御雷泰逢起風薄號行

雨蛟鼉鰐鮫激波濤而前驅者三百朋遂北至于碣石東及呂梁河伯大駭欲走靈姑胥止之曰不如且戰不勝而走未晚也乃謀元帥靈姑胥曰贔屭可河伯曰天吳八首八足而相抑氏九頭實佐之雷風雨雲之神各專其能以衛中堅蛟鼉鰐鮫莫不尾劍口鑿鱗鋒鬛鍔掉首摧山捷鬐倒淵而豈贔屭所敢當哉靈姑胥曰此臣之所以舉贔屭也夫將以一身統三軍者也三軍之耳目齊於一人故耳齊則聰目齊則明心齊則一萬夫一力天下無敵今天吳之頭八

而副之者又九其頭臣聞人心之神聚於耳目目多則視惑耳多則聽惑令以二將之心而御其耳目六十有八則已不能無惑矣加以雲雷風雨之師各負其能而畢欲逞焉其孰能一之故惟贔屭為足以當之贔屭之㝠㝠不可以智誘威脅而謀激也而其志有必至破之必矣乃使贔屭帥九夔以伐之大捷故曰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獨決也常羊學射於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乎楚王田於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於王左麋交

於王右王引弓欲射有鵲拂王旃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於弓不知其所射養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於百步之外而射之十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臣所能必矣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於一禽鳥之無知而能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為物之靈而多欲以昬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

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粤工善為舟粤王用之良命廪人給上食粤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於粤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檇李之役風於五湖溺焉越人皆憐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毁故以子胥之賢而不免焉夫子胥之入吳也圖報其父兄之讐而已矣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郁離子曰水鴉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暵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刖守闍以瞽聽樂取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析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鴉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

屠龍子與都黎奕都黎數敗館人憐而助之又敗觀者皆愕胥助焉從者請已曰吾聞寡不敵衆彼方鳩羣知吾憂子之不勝以圮前勞也屠龍子弗應坐而奕如故都黎乃大敗不能支助者相顧皆失色執子以詬使復之俱弗敢矣從者喜曰神矣哉夫子之奕也屠龍子曰未也子不觀夫鬭獸乎夫獸虎為猛今以虎鬭虎則獨虎之不勝多虎也明矣以狐鬬虎則雖千狐其能勝一虎哉多愈見其自亂也昔者六國合從以擯秦辯士之

為秦者以連衡喻之六國果不勝如辯士言令者之奕猶是也吾嘗行於野見兩頭之蛇其首一東而一西二首相掣終日不能離其處吾觀而悲焉故為巨室者工雖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畫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雖多必有舵師焉非其指不敢行也故視聽專而事不僨是故四海之民聽於一君則定百萬之師聽於一將則勝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詩曰如彼築室於道謀是用不潰於成雖使奕秋為之猶當敗也而況非奕秋者

乎吾何惴焉

虞孚第十

虞孚問治生於計然先生得種漆之術三年樹成而割之得漆數百斛將載而鬻諸吳其妻之兄謂之曰吾常於吳商知吳人尚飾多漆工漆於吳為上貨吾見賣漆者煑漆葉之膏以和漆其利倍而人弗知也虞孚聞之喜如其言取漆葉煑為膏亦數百甕與其漆俱載以入於吳時吳與越惡越賈不通吳人方艱漆吳儈聞有漆

喜而逆諸郊道以入吳國勞而舍諸私館視其漆甚良也約旦夕以金幣來取漆虞孚大喜夜取漆葉之膏和其漆以俟及期吳儈至視漆之封識新疑之謂虞孚請改約期二十日至則其漆皆敗矣虞孚不能歸遂丐而死於吳

若石隱於冥山之陰有虎恒蹲以窺其藩若石帥其人晝夜警日出而殷鉦日入而燎煇宵則振鐸以望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卒歲虎不能有獲一日而虎死若石

大喜自以為虎死無毒已者矣於是弛其機撤其備垣壞而不修藩決而不理無何有貙逐麋來止其室之隈聞其牛羊豕之聲而入食焉若石不知其為貙也叱之不走投之以塊貙人立而爪之斃君子謂若石知一而不知二宜其及也

郁離子居山夜有狸取其鷄追之弗及明日從者攫其入之所以鷄狸來而縶焉身縲而口足猶在鷄且掠且奪之至死弗肯舍也郁離子歎曰人之死貨利者其亦

猶是也夫宋人有為邑而以賂致訟者士師鞫之隱弗承掠焉隱如故吏謂之曰承則罪有數不承則掠死胡不擇其輕終弗承以死且死呼其子私之曰善保若貲是吾以死易之者人皆笑之則亦與狸奚異焉

歷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於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隰為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於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於汶上必

相貸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船入於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於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於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嘘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

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屢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齊人有好詬食者每食必詬其僕至壞罷投匕箸無空日館人厭之忍弗言將行贈之以狗曰是能逐禽不腆以贈子行二十里而食食而召狗與之食狗嘷而後食且食而且嘷主人詬於上而狗嘷於下每食必如之一日其僕失笑然後覺郁離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斯人之謂矣

黠中仕于齊以好賄黠而困謂豢龍先生曰小人令而痛懲於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黠豢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釂忘其飲死矣故猫不能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躭不能絶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徼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犂冥之梁父之山得碼磁焉以為美玉而售之人曰是碼磁也石之似玉者也若以玉價售徒貽人笑且卒不

克售胡不賣之雖不足爾欲售矣弗信則抱而入海將之燕適海有怪濤舟師大怖徧索於舟之人曰是必舟有寶而龍欲之耳有則亟獻之無惜惜胥没矣挈冥捬膺而哭問其故曰予實有重寶令將獻之不能不悲耳索而視之碼磠也舟師啞然忘其怖而笑曰龍宫無子不能識此寶也

姑蘇之城園吳王使太宰伯嚭發民以戰民詬曰王日飲而不虞寇使我至於此乃弗自省而驅予戰戰而死

父母妻子皆無所託幸而勝敵又不云予功其奚以戰

太宰嚭以告王請行賞王恡不發請許以大夫之秩王

顧有難色王孫雄曰姑許之寇退與不與在我王乃使

太宰嚭布令或曰王好詐必誑我國人亦曰姑許之寇

至戰不戰在我於是王乘城鴟夷子皮虎躍而鼓之薄

諸閭閭之門吳人不戰太宰嚭帥左右扶王以登臺請

成弗許王伏劍泰伯之國遂亡

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

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盖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盖者欲學為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粤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於潦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穫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孤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有加於農者其舅之子騶於邑大夫歸而華其衣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為騶其主曰汝自欲耳余弗女逐也三年而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他人營之無悔也跽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人矣故主憐而召之而其同里皆疾其亡故而違常也遂恧不敢復而塗殍焉或以語郁離子郁離子曰古稱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正謂此也

吳人有養猿於籠十年憐而放之信宿而輒歸曰未遠乎舁而舍諸大谷猿久籠而忘其習遂無所得食鳴而死是以古人慎失業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擠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屬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

疑而决其所不當决敗而後悔奚及哉

天道第十一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

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為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為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郁離子曰蠶吐絲而為繭以自衛也卒以烹其身而其

所以賈禍者乃其所自作以自衛之物也蠶亦愚矣哉蠶不能自育而託於人以育也託人以育其生則竭其力戕其身以為人用也弗過人奪物之所自衛者為己用又戕其生而弗恤甚矣而曰天生物以養人人何厚物何薄也人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則其奪諸物以自用也亦弗過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蚩蚩焉與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養我也則其獲罪於天地也大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

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懑者思嚏吾聞

之畜極則泄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

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

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為東陵侯曰僕未

究其奥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

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

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

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為

郁離子曰氣者道之毒藥也情者性之鋒刃也知其為毒藥鋒刃而憑之以行者欲使之也嗚呼天與人神靈者也而皆不能不為欲所使使氣與情得以逞其能而性與道反隨其所如往造化至此亦幾乎窮矣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

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於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於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馬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伊尹耻之令夫子羇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

令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絶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於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歷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

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令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誠意伯文集卷十八